

协同与赋能: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德国老年教育的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

冯琳

[摘要]老年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制订和实施老年教育方案,已成为各国老年教育关注的焦点。德国作为较早实施老年教育的国家,将老年教育视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维护社会公平稳定的重要举措。其通过制定法律、战略、报告三位一体的顶层设计框架,建立以成人教育中心为主体,高等教育机构、社会组织与行业协会、市场与企业为辅助的多元化供给主体网络,搭建低成本、高志愿的可持续资源保障机制,建构了一个多元协同的老年教育制度框架。德国老年教育以适应、参与、发展为标准绘制进阶版内容谱系,以跨代、互助、协同为主旨创建创新老年教育参与模式,构建了赋能导向的老年教育实践路径,有效回应了积极老龄化理念。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如何进一步加强保障,调动各方积极性,构建更具包容性的高质量老年教育支持服务体系,是德国乃至全球老年教育未来发展需要解决的重点议题。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德国老年教育;制度框架;内容谱系

[作者简介]冯琳(1992-),女,河南焦作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博士。(河北石家庄 05002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老年教育支持服务体系构建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2YJC880015,项目主持人:冯琳)

[中图分类号]G7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6)08-0086-10

DOI:10.13615/j.cnki.1004-3985.2026.08.008

一、引言

当前全球老年人口快速增长,老龄化趋势不断加深。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联合国健康老龄化行动十年(2021—2030)》,预计到2030年,全球60岁以上的人数将由2019年的10亿增加到14亿,到2050年全球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1亿^[1]。老年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承担着促进老年人身体健康、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多重责任,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老年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2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2025年教育政策展望》,指

出55~64岁的老年人参与教育和培训的比例始终低于25~34岁的年轻人^[2]。因此,探索老年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老年教育如何从“休闲娱乐”向“赋能参与”转型,成为世界各国老年教育无法回避的问题。德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2024年底,德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3.2%,在全球196个国家中排第8位^[3]。早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就出现了专门面向老年人的继续教育项目,经过近50年的发展与优化,通过完善老年教育的制度设计,以制度为引领,探索多样化的老年教育实践路径。德国在积极老龄化理念下已经

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老年教育体系,从保健、福利转向赋能,取得了良好效果,系统覆盖了老年教育的政策框架、实施机构、课程设计与实施、师资配备以及教育研究等多个方面。由此,本研究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聚焦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分析德国老年教育支持服务体系,以期为老年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二、理论框架: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的德国老年教育

系统分析德国老年教育支持服务体系,需要将其置于“积极老龄化”(Active Ageing)这一全球共识性的理念框架下。该框架不仅为德国老年教育在实践层面提供了方向坐标,也与德国老年教育的理念、结构、内容、实践模式存在高度契合。

(一)积极老龄化的内涵

世界卫生组织将“积极老龄化”这一概念定义为通过优化健康、参与和安全保障方面的机会,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这一过程。“积极”一词不仅指具备身体活动能力或再就业能力,更强调老年人具备持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和公民事务的能力。积极老龄化旨在延长所有人的健康预期寿命,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包括体弱多病、残疾以及需要照护的老年人。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参与和安全保障作为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的三大支柱,并以此提出政策应对措施。健康是指为老年人提供高水平的健康护理,以对抗慢性疾病和功能衰退等潜在风险对老年人身体和心理产生的不良影响,根据老年人的权利和需求,为其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从而提升其生活质量、延长预期寿命以及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参与是指在制定劳动力市场、就业、教育、卫生和社会政策及方案的同时,应充分尊重老年人的基本人权、能力、需求和偏好,为老年人充分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和精神活动提供支持,帮助他们继续为社会作出积极贡献。安全保障是指相关政策和方案关注老

年人的社会、经济和人身安全需求及权利,确保老年人在丧失自理能力时获得保护、尊严和照护。同时,家庭和社区在照顾老年人方面也能得到支持和帮助^[4]。

(二)积极老龄化与德国老年教育的内在契合

德国老年教育并非被动适应这一理论,而是在理念、结构与实践中主动践行并丰富了积极老龄化框架,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互建构、高度统一的有机整体。第一,理念层面的共鸣。两者都强调终身学习,都认为学习应贯穿人的一生,老年教育只是终身教育的一个阶段。它们都主张老年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一个蕴含丰富资源和充满巨大潜力的阶段,老年人并不是被动接受照顾,而是能够独立自主规划和塑造生活的个体。两者都强调社会融合与参与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维持身体健康。老年阶段不仅需要学习新的知识,也要积极参与社会、文化、经济等活动。积极老龄化强调学习新事物有助于老年人保持活跃和健康、维持认知能力和社交能力。德国老年教育致力于增长老年人的知识、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以及促进老年人的社会融合与参与。第二,结构层面的映射。积极老龄化由健康、参与和安全保障三个核心维度构成,德国老年教育在目标结构上强调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个人发展、社会参与以及社会责任。两者在课程结构上具有相似性,都强调根据老年人日常生活需要和个人发展对老年教育课程结构进行重新设计和开发,进而逐步取代原先的课程供应模式。两者都强调学习在其结构中的核心地位,积极老龄化将学习视为参与老年教育的前提,德国老年教育将学习视为参与老年教育的目标与结果。第三,实践层面的协同。教育内容方面,德国为老年人提供的教育项目主要包括数字技能、健康、文化和休闲以及公民教育,积极老龄化主张老年人应接受侧重身心健康、社交参与、数字技能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教育。教育方法方面,德国老年教

育主要采用行动导向、体验式、项目式以及小组互动式教学方法。积极老龄化不仅倡导行动导向教学,而且主张教学方法应紧密结合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实际。

(三)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理论梳理与契合性分析,本研究建构了一个以“积极老龄化”为价值引领与分析透镜的系统性分析框架。一方面,系统分析德国老年教育制度建构的三大核心机制:由法律、战略、报告组成的顶层设计机制,公共机构、高等院校、社会组织、培训公司协同的多元化供给机制,低成本参与门槛、志愿服务体系支持的资源保障机制。另一方面,将制度建构转化为实践路径,提升老年人的教育获得感与成效,以适应、参与、发展为进阶构建内容谱系的赋能导向模式,以代际学习、同伴互助、空间协同为重点构建老年教育参与模式。

三、德国老年教育的制度建构:多元协同的支持体系

德国老年教育的稳健运行与卓越成效,根植于其精心构建的由顶层设计、供给网络和资源保障三大支柱组成的制度性支持体系。这一体系以法治为基础,以协同为特征,以可持续为目标,为老年教育的普及、提质与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环境。

(一)构建三位一体的顶层设计框架

德国联邦政府综合运用立法、国家战略、专题报告三种核心政策工具,构建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前瞻性的老年教育顶层设计框架,从国家层面为老年人的学习权与社会参与权提供了系统性保障。第一,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德国通过一系列跨领域法律,为老年教育构筑了坚实的权利基础与经济支持。一是权益保障方面,2003年,《社会法典》明确规定老年人应享有六项福利,其中第五项福利指出,为满足社交、娱乐、教育或老年人文化需求而举办的活动或场所的参观提供服务^[5]。2006年,联邦政府

颁布了《一般平等待遇法》,在教育、培训等领域禁止基于年龄的歧视行为,各级各类职业指导、职业培训、高级职业培训及再培训应向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人群开放^[6],保障了老年人参与教育培训的权益。二是经济激励方面,多部法律构建了有力的支持网络。例如,《职业升级培训促进法案》为老年人获得学历或接受高级职业培训提供经济援助。该法案第11条规定,资助期最长时间为36个月,如果参与者患有残疾或严重疾病,可以适当延长援助时间,最长延长期限为12个月。同时,该法案第12条规定,资助课程和考试费用最高可达15000欧元^[7]。第二,明晰的国家战略。《国家继续教育战略》规定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资格认证项目、以资格为导向的进修机会,以及以需求为导向、易于获取且合适的扶持项目和咨询服务,促进老年人参与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以发挥老年人的潜力。该战略作为欧盟2030战略的一部分,德国设定了到2030年将继续教育参与率提高到65%的目标^[8],致力于构建一个全面、高质量、终身支持的咨询体系。第三,聚焦关键问题的专题研究报告。自1993年以来,德国发布了9份老龄化报告,在描绘德国整体老年人口状况以构建认知框架的基础上,对高龄老年人的风险、生活质量与照护等关键专题领域进行了深入剖析。为应对新的挑战,2020年,德国联邦政府发布了《第八份老龄化报告:老年人与数字化》,讨论了数字化对老年人生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一个关键性范式转变:从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技术转变为使数字技术适应老年人,不再将老年人视为数字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在全面审视数字化影响老年人生活各个方面的基础上,指出在住房、流动性、社会融合、健康、护理和社会空间等方面加强老年人的数字教育^[9],进而创造一个能够包容所有年龄群体的数字化社会。2025年,《第九份老龄化报告:在德国变老——潜力的多样性与参与机会的不平等》发布,报告围绕老

年群体的多样性与参与机会的不平等两个维度展开,建议通过促进终身教育、增强老年人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保障所有人能够平等获得服务,进而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老龄化社会^[10]。两份报告构成了数字化时代老龄化社会的完整挑战图景:不仅要填补“数字鸿沟”,而且要弥合“社会鸿沟”。

(二)多元化的供给主体网络:骨干清晰、分工协作

目前,德国老年教育已经形成了以各州成人教育中心为主体、以高等教育机构为支撑、以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为依托、以培训公司为补充的多元化供给主体生态系统,确保了老年教育的多样化需求,扩大了老年教育的覆盖面。第一,成人教育中心覆盖城乡,构成普惠性主干网络。德国成人教育中心基于普及教育的原则,强调教育应面向所有人开放,无论年龄、性别、出身、社会地位、教育水平如何,都可以获得继续教育机会。作为德国最大的成人教育机构也是非营利性终身学习机构,成人教育中心遍布全国,构成了一个覆盖德国全境的地方继续教育和文化机构网络。成人教育中心主要从三个方面实施老年教育:一是围绕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身体状况与兴趣,设置涵盖社会、艺术、健康、旅行规划等领域的课程。二是关注老年人的社会融合与参与,如法兰克福成人教育中心设置了“1对1基础升级版”项目,通过委派志愿者向那些没有合适学习机会的本国或移民老年人提供学习支持,以提升他们的阅读和写作技能,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11]。三是提升老年人的数字和职业能力,在老年人数字教育方面开设互联网知识、智能手机使用等方面的课程。第二,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开放学术资源,推动代际融合。德国众多大学通过多种形式向老年人开放宝贵的学术资源。一是普遍实行“旁听生”制度,允许老年人付费选修大学课程,如特里尔大学提供超过2000门旁听课程^[12]。二是设立专门的“老

年人学院”或“第三年龄大学”,长期面向老年人提供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教育内容,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学习体验。三是开发特色代际学习项目,如乌尔姆大学“通识继续教育中心”的“乌尔姆第三代大学”等项目,组织老年人与儿童青少年共同参与科学探索工作坊,在知识传递与情感交流中实现双向赋能,深刻体现了积极老龄化的融合理念^[13]。第三,社会组织与行业协会进行标准制定,激励项目创新。德国联邦老年人组织协会作为拥有120个成员组织的最高代表机构,是老年人利益的重要倡导者和专业智囊^[14]。其定期发布政策建议报告,如《老年教育——让每个人都能实现》,编制各类学习指导手册,制定老年教育标准,并通过设置奖项来激励全国范围内优秀的老年文化艺术教育项目创新。联邦老年人服务中心协会则管理全国约500个地方老年事务办公室网络^[15],这些办公室扎根社区,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的课程信息咨询、学习路径规划、志愿服务对接等贴身服务,确保了政策与需求的精准对接。第四,培训公司响应技能需求与提供技术方案。德国有专门致力于帮助在职人员(包括在职老年人)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尤其是数字技能培训水平的公司。培训公司通过举办线上和线下工作坊等形式,为企业员工提供职业咨询服务。有些培训公司还与不同企业合作,根据企业实际需要为其员工提供定制化的数字技能培训方案,帮助包括在职老年人在内的企业员工有效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及就业风险,为有意愿进入高需求、高技能岗位的员工提供支持。培训公司的课程设置通常紧密围绕行业实际需求,以企业真实项目为蓝本,融合在线直播学习、自学、翻转课堂、实践等多种学习方式。培训师为来自业内的资深专家,他们结合最新行业趋势、实战案例与可落地的方法论,旨在让学员“即学即用”,快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

(三)可持续的资源保障机制:低成本、高志愿

德国老年教育得以实现广泛社会参与的重点在于构建了低成本的参与门槛和以志愿服务体系为核心的可持续资源保障机制,从而有效应对老年教育普遍面临的经费与师资短缺等问题。第一,低成本的参与门槛是普惠原则的具体体现。德国老年教育的低成本参与特征主要由三方面因素共同支持:一是志愿者积极参与老年教育活动,尤其是老年志愿者作为讲座或授课教师,显著降低了人力资源成本。二是老年教育机构一般承担固定运营成本,而学员一般只需承担可变成本或边际成本(如材料费)即可。三是德国成人教育机构的运行经费主要来自州政府、市政拨款与社会捐助,较为稳定的公共资金支持保障了服务的公益性。此外,成人教育中心收费较低,并且经常为老年人提供专享优惠。例如,汉堡成人教育中心为退休人员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10%的课程费用减免,一般根据课程时长和主题收取费用,还设置了免费课程^[16],进一步降低了经济门槛。第二,志愿服务体系是社会资源整合与动员的重要路径。老年志愿者是德国老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志愿者队伍通常由退休人士(包括教师、工程师、律师等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士)与致力于老年教育的专业人士组成,他们在组织协调管理、课程讲授、个性化教育支持以及同伴学习等方面为德国老年教育提供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支撑,保障老年教育活动的有序推进和高质量开展。一是在组织协调管理方面,志愿者不仅需要负责活动现场的组织、协调等工作,还需要与当地政府和学校管理人员经常保持联系。二是在课程实施方面,志愿者一般通过“送教上门”的方式,在成人教育中心、老年人学院、代际交流中心面向老年人开展授课、组织“工作坊”以及讲座等活动。三是在个性化教育支持方面,志愿者通过“一对一”指导交流的方式为有阅读和写作困难的老年人提供个性化学习指导和教

育支持。四是在同伴学习方面,通过志愿者引导和小组讨论、文化教育活动及数字技能课程等,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提供多样化的陪伴服务。这种多层次、结构化的志愿服务模式,不仅补充了师资力量,也增强了老年教育的社会嵌入性与可持续性。

四、德国老年教育的实践路径:赋能导向的内容与模式

在健全的制度框架支撑下,德国老年教育发展了一套目标清晰、内容丰富、形式创新的实践体系。这一体系以“赋能”为核心理念,通过科学设计的内容谱系与多元融合的参与模式,系统支持和有效促进老年人实现从适应社会、参与社会活动到贡献社会的持续发展,体现了终身学习与社会融合的有机统一。

(一)内容谱系:适应、参与、发展的进阶设计

德国老年教育的内容已超越零散的兴趣课程,形成了一套层次分明、相互支撑的“赋能谱系”,分别对应老年人“应对当下挑战”“深化社会连接”与“追求自我实现”的发展需求。第一,适应性学习:帮助老年人提升数字技术水平。数字时代,几乎所有的社会参与都以数字技术为前提,这对老年人提出了挑战。老年人虽然能够接触互联网,但掌握的数字技能不够充分,难以操作复杂的应用程序。为确保老年人能够享受数字技术红利,联邦政府及相关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发起各类项目,为老年人学习数字技术构建了“线上+线下”的全方位支持体系。一是德国联邦老年人组织协会和联邦教育、家庭事务、老年人、妇女和青年事务部共同发起“老年数字契约”倡议,旨在增强老年人在数字世界的能力,强调增加老年人数字化学习的机会,帮助老年人学习数字技术,并专门为老年人制定《数字简要介绍》这一免费期刊,内容涵盖购买智能手机的技巧、互联网安全提示、网络购物等多个方面^[17]。同时,联邦政府与相关组织共同编写了《构建学习机会,传授数字知

识——操作指南》等四个具有实践导向性的老年人数字化学习讲义。二是深入日常生活地区的面对面辅导。由德国网络安全协会发起、德国联邦教育、家庭事务、老年人、妇女和青年事务部资助的全国性项目——“数字天使”项目,作为德国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促进老年人的数字融入,帮助老年人自信且安全地使用数字技术。该项目通过移动咨询小组和在线资源,深入老年人熟悉的社区环境,尤其是农村和服务欠缺的地区,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现场支持,向老年人传授数字技术,提升其网络安全意识,化解其技术恐惧^[18]。该项目将移动推广与个性化指导相结合,促进了数字鸿沟的弥合,自启动以来,已惠及德国各地数以万计的民众,助力他们能够更加自信、自主地在数字世界中活动^[19]。三是开展人工智能教育。联邦老年人组织协会实施“人工智能促进良好老龄化”项目,帮助老年人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给日常生活带来的机遇与风险,旨在向老年人传授有关人工智能方面的技能,如ChatGPT、模式识别、自学习算法等^[20],实现从被动使用到主动理解的跨越。第二,参与性学习:激活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与公民身份。德国老年教育不仅着眼于个体的适应性,还致力于通过公民教育和志愿服务,使老年人的公民身份和社会价值得以延续和升华。一方面,开展公民教育。德国早在1976年就制定了公民教育的指导方针《博伊特尔斯巴赫共识》,为德国全境从事公民教育的机构提供了实施基准。德国老年公民教育的实施主体包括两个层面:联邦公民教育机构负责制定老年公民教育的主题以及出版读物和文章,各州成人教育中心实施老年公民教育项目,帮助老年人理解政治信息并积极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以汉堡州公民教育中心“政治对话——老年人的教育与交流”项目为例,其强调低门槛的参与方式和无障碍的学习形式,面向60岁以上的老年人设置了模块化政治教育课程,包

括虚假新闻与人工智能、老年贫困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公正、气候变化等九大公民教育主题。通过工作坊、研讨会和互动演示、讲座、会议等多种形式,该项目不仅帮助老年人理解政治信息,而且提供了交流经验、形成见解的公共空间,从而鼓励并赋能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21]。另一方面,鼓励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德国建立了高度组织化的老年人志愿服务支持体系。遍布各地的“60岁以上中心”(Zentren 60plus)和老年事务办公室提供从志愿岗位信息库、个性化匹配咨询到岗前系统培训(内容涵盖法律知识、沟通技巧、老年心理学等)的全流程服务。此外,鼓励系统培训相对低龄、健康的老年志愿者,使其能够为社区内需要帮助的高龄邻居提供预防性的日常支持、陪伴就医等服务,构建了“以老助老”的社区互助网络。志愿服务不再是随机的善举,而成为老年人实现社会连接、贡献经验智慧、获得成就感的制度化路径。第三,发展性学习:助力老年人追求精神丰盈与持续创造。在满足生活和健康需求后,德国通过艺术文化教育和创业支持,助力老年人个人发展和价值创造,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一是艺术文化教育。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制订资助计划、设置奖项、开设课程等形式实施老年人艺术文化教育。例如,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文化与教育部通过“文化与老年”资助计划,为从事短期老年文化与艺术教育的专业人士、市政和独立文化机构,以及与艺术家进行合作的老年社会服务机构提供资助,最低资助金额为每个项目2000欧元,每年可以申请一次^[22]。此外,各州成人教育中心也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学员提供了涉及美术、戏剧、手工艺、文学、音乐、舞蹈以及创意设计等领域的课程,支持他们通过艺术实践与欣赏提升学员的精神生活品质。二是创业支持。虽然对于部分老年人希望退休后利用所积累的经验开展社会创业或小微事业的需求,德国无全国性统一计划,但市场和

社会已涌现出专业支持机构。例如,“50岁以上创业中心”为有意创业的老年人提供从商业构思、市场定位到客户获取的全链条专业咨询与指导服务,为期三个月,助力其将知识、经验和人脉转化为新的社会价值或经济事业^[23],实现“老有所为、持续创造”。

(二)参与模式:跨代、互助、开放的场景创新

德国创造了多种符合老年人学习特点与社会性需求的参与模式,极大增强了教育的吸引力、黏性与实效性。第一,代际学习模式:打破年龄壁垒,促进双向赋能。代际学习模式旨在超越传统以年龄为分层的教育活动,促进知识与技能的双向流动,构建互惠型学习生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社区共享型,以全国530多个“多代同堂屋”为物理载体,打造融合居住、活动、学习功能的社区枢纽,包括儿童、青少年、成年人、老年人在内的不同年龄段居民在此共同参与课程、照料儿童、社交、分享技能,在日常生活互动中自然实现了跨代际互动的知识传递与情感融合^[24]。二是教育机构主导型,各级学校与教育机构主动设计代际项目。例如,小学与养老院结对,孩子为老人表演,老人为孩子讲述历史故事;应用科学大学组织学生与老年人共同研讨“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大学则推行“反向导师制”,计算机专业学生指导老年人学习数字技能,老年人向学生分享行业经验与人生智慧。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教育机构的年龄隔离障碍,鼓励年青一代和年长一代互相学习,创造了互惠的学习生态。三是项目合作型,各大学与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围绕特定项目进行合作,致力于开发和实施面向老年人多样化需求的代际学习方案,主要包括“乌尔姆第三代大学”“女孩男孩节”“老少工作组”“协助工作组”等项目。第二,同伴互助模式:激发内生动力,构建社群支持网络。同伴互助模式旨在通过调动老年人自身的知识、经验与社交资源,构建低门槛、高认同度的支持性学习社群,从而在缓解公共资源压力

的同时,有效促进老年人的社会融合与自我实现。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结构型同伴互助,一般为制度化的“以老助老”技能传递。由成人教育中心等相关机构将有特长的老年人(如科技爱好者)培训认证为“老年科技大使”或“数字大使”,然后由他们去指导和帮助其他同龄人学习使用数字设备。这种“老年人教老年人”的模式,因教学者本身是老年人,故而更理解同龄人的实际需求,以及在学习新技术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认知障碍、心理顾虑,往往更具耐心,同时也能让担任指导者的老年人获得强烈的价值认同感。二是非结构型同伴互助,自组织的社群情感支持与经验分享。老年人以兴趣爱好以及日常生活需要自愿组合在一起,旨在促进彼此间的互助、情感分享。非结构型同伴互助以真诚、平等、共同对话为原则,强调非正式和低门槛,无具体管理结构,互助的内容多样,紧密围绕日常生活,一般包括老年人的疾病、心理(孤独)或社会问题等方面。第三,空间协同模式:整合各类服务资源,将学习嵌入生活。空间协同模式超越了传统教育机构的物理和功能边界,跨界整合各类场所,通过拓展与叠加功能,将老年学习深度融入其中,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市政主导的协同网络,通过建立跨部门的协作平台,系统性整合辖区内的教育、文化、咨询与社会服务资源,形成面向老年人的综合支持网络。例如,由法兰克福市政府、成人教育中心以及63个来自教育、咨询、文化领域相关机构共同合作的项目“法兰克福55岁+平台”,为法兰克福全市老年人提供教育和咨询服务^[25]。二是文化空间的教育转化,整合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空间,拓展功能,使其成为学习中心。例如,公共图书馆定期举办数字技能工作坊和健康讲座;博物馆开发针对老年人的艺术史深度讲解之旅;公园成为开展太极拳、健身操等户外健康课程的天然课堂。三是协会主导的跨界合作,例如,德国联邦老年人组织协会与知名医药

企业合作,共同开发推广健康管理教育项目;地方老年人协会与当地医院、大学合作开展医学常识普及讲座。这种跨界合作实现了专业资源的互补与共享,提升了教育内容的权威性与实用性。

五、结论与展望

作为世界老年教育实践的典型代表,德国老年教育实践历经多年发展,不断优化制度设计和拓宽实践领域,构建了制度、供给主体、资源保障的多元协同支撑体系,并形成了以赋能为导向的老年教育实践路径,有效回应了积极老龄化理念。然而,德国老年教育的挑战依然存在,例如,老年人在继续教育参与方面存在社会经济地位、学历水平等方面的不平等。因此,如何进一步调动政府、高校、家庭和社会等利益相关者参与老年教育的积极性,设计更具包容性的政策,精准覆盖弱势老年群体,进一步构建高质量老年教育支持服务体系,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是德国乃至全球老年教育未来发展亟待解决的核心议题。

在我国,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底,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7%,约有2.6亿人^[26];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为3.2亿人,占总人口的23%^[27],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强调引导老年人践行积极老龄观,并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在这一背景下,立足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及老年教育在经费投入、场地设施、学习资源供给、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现实瓶颈,可以借鉴德国老年教育支持服务体系的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老年教育的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在制度建构方面:一是加快老年教育立法进程与战略整合,建立健全我国老年教育立法体系。进一步深化老年教育专项立法研究,加快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教育法》的制定工作;同时,鼓励地方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指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法律为依据,进一步探索和推进地方老年教育条例的制定,进而逐步构建系统完备、衔接有序的老年教育立法体系。二是激发多元主体的参与活力^[28],构建涵盖政府、学校、社区、社会与家庭的“五维一体”的老年教育支持服务格局。引导各利益相关者树立积极老龄观,明确其主体责任,形成政府统筹主导、多元力量参与、家庭积极支持的服务体系。三是统筹协同与资源整合,推进老年教育服务公平普惠。明确老年教育行政主体的责任,建立健全跨部门协调机制,建立统一的资源共享与管理平台,延伸和拓宽资源供给^[29]。同时,加强财政长效支持机制,鼓励各方积极参与老年教育,“以覆盖城乡、公平普惠、多元参与、有效利用为原则统筹物力资源、数字资源、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等,加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公平性建设”^[30]。在实践路径层面:一是系统开发赋能导向的课程体系,实现课程内容从“娱乐休闲”向“发展支持”的转型。在广泛调查老年人需求的基础上,构建涵盖康养保健、休闲娱乐、数字素养、技能提升、社会参与等模块化、多类型、多层次的老年教育课程体系,切实支持老年人实现个人发展、社会参与和价值再创造。同时,建立课程评估与动态更新机制,及时响应社会变迁与老年人发展的新需求。二是创新多元融合的参与模式,提升学习吸引力与有效性。例如,推广“代际互学”模式,鼓励幼儿园、中小学、高等院校与社区、养老机构建立结对机制,设计常态化的互访、互学和志愿服务等项目;打造“社区学习共同体”,以街道(乡镇)为单位,整合辖区内的老年大学、社区学院、中小学闲置教室、文化场馆、养老服务中心等资源,设立一体化的“社区老年学习中心”,提供菜单式课程与活动;发展“同伴互助”学习圈,在社区内培育由老年人自发组建的互帮小组等学习共同体,发挥银龄教师的优

势,鼓励其担任学习引领者、活动组织者,推动“以老助老、互助共学”的学习文化。[10]

[参考文献]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UN Decade of Healthy Ageing: Plan of Action (2021—2030) [DB/OL]. (2020-08-03) [2026-01-05]. https://cdn.who.int/media/docs/default-source/decade-of-healthy-ageing/decade-proposal-final-apr2020-en.pdf?sfvrsn=b4b75ebc_28.

[2] 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5 [R].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25: 129.

[3] The Global Economy. Population ages 65 and above – Country rankings [EB/OL]. (2024-12-31) [2025-12-10]. https://www.theglobaleconomy.com/rankings/elderly_population/.

[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R].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2: 12–46.

[5]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und für Verbraucherschutz. Sozialgesetzbuch (SGB) Zwölftes Buch (XII) – Sozialhilfe [EB/OL]. (2003-12-27) [2025-12-06]. 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sgb_12/_71.html.

[6]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und für Verbraucherschutz. Allgemeines Gleichbehandlungsgesetz (AGG) [EB/OL]. (2006-08-14) [2025-12-06]. <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agg/BJNR189710006.html>.

[7]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und für Verbraucherschutz. Gesetz zur Förderung der beruflichen Aufstiegsfortbildung [EB/OL]. (1996-04-23) [2025-12-06]. <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afbg/BJNR062300996.html#BJNR062300996BJNG000205360>.

[8] Bundesministerium Forschung, Technologie und Raumfahrt. Nationale Weiterbildungsstrategie [R/OL]. (2025-03-31) [2025-12-10]. <https://www.bmfr.bund.de/DE/Bildung/Weiterbildung/BeruflicheWeiterbildung/NationaleWeiterbildungsstrategie/nationaleweiterbildungsstrategie.html>.

[9] Bundesministerium für Familie, Senioren, Frauen und Jugend. Achter Altersbericht – Ältere Menschen und Digitalisierung [R/OL]. (2020-08-13) [2025-12-05]. https://www.achter-altersbericht.de/fileadmin/altersbericht/pdf/aktive_PDF_Altersbericht_DT-Drucksache.pdf.

[10] Bundesministerium für Familie, Senioren, Frauen und Jugend. Neunter Altersbericht – Alt werden in Deutschland – Vielfalt der Potenziale und Ungleichheit der Teilhabechancen [R/OL].

(2025-01-09) [2026-01-15]. <https://www.bmbfsfj.bund.de/bmbfsfj/service/publikationen/neunter-altersbericht-alt-werden-in-deutschland-252680>.

[11] Volkshochschule Frankfurt am Main. Izu1BASICS_plus – Basisbildung für Alltag, soziale Integration und Chancen [EB/OL]. (2021-01-26) [2025-12-10]. <https://vhs.frankfurt.de/de/Izu1basics?page=1>.

[12] Universität Trier. Campus der Generationen [EB/OL]. (2025-10-15) [2025-12-10]. <https://www.uni-trier.de/studium/studienangebot/campus-der-generationen>.

[13] Universität Ulm. ASSIST ist nicht nur Ausflüge! [EB/OL]. (2024-06-14) [2025-12-10]. <https://forschendes-lernen.de/forschendes-lernen/allgemein/assist-ist-nicht-nur-ausfluege/>.

[14] BAGSO. Über uns [EB/OL]. (2024-12-20) [2026-01-05]. <https://www.bagso.de/die-bagso/ueber-uns/>.

[15] BaS. Die Bundesarbeitsgemeinschaft Seniorenbüros e.V. (BaS) [EB/OL]. (2021-12-10) [2026-01-05]. <https://seniorenbueros.org/>.

[16] Hamburger Volkshochschule. Kurse für Personen über 65 Jahre [EB/OL]. (2024-10-29) [2026-02-01]. <https://www.vhs-hamburg.de/kurse-fuer/rentner-senioren-1095>.

[17] DigitalPakt Alter. Unsere Materialien [EB/OL]. (2025-01-21) [2026-03-25]. <https://www.digitalpakt-alter.de/digitalpakt-alter/unsere-materialien/>.

[18] Digitaler Engel. Über das Projekt [EB/OL]. (2025-01-21) [2025-12-10]. <https://www.digitaler-engel.org/>.

[19] Elisa Podaru. Digital Angel Project – Germany [EB/OL]. (2025-10-27) [2025-12-10]. <https://digital-skills-jobs.europa.eu/en/inspiration/good-practices/digital-angel-project-germany>.

[20] BAGSO. KI für ein gutes Altern [EB/OL]. (2026-01-30) [2026-03-25]. <https://ki-und-alter.de/ueber-uns/>.

[21] Hamburg. Politik im Gespräch – Bildung und Begegnung für Seniorinnen und Senioren [EB/OL]. (2025-03-05) [2025-12-10]. <https://www.hamburg.de/politik-und-verwaltung/behoerden/bsfb/themen/politische-bildung/politik-im-gespraech-bildung-und-begegnung-fuer-senioren-und-senioren-1121332>.

[22] Aron Weigl. Freie darstellende Künste und Kulturelle Bildung im Spiegel der bundesweiten Förderstrukturen [M]. Berlin: Bundesverband Freie Darstellende Künste, 2018: 56.

[23] Gründungsberatung 50+. Die vier Phasen [EB/OL]. (2022-07-22) [2026-01-05]. <https://www.gz50plus.de/gruender/#vierphasen>.

[24]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Familie, Senioren, Frauen

und Jugend. Bundesprogramm Mehrgenerationenhaus [EB/OL]. (2025-08-31) [2026-01-10]. <https://www.bmbfsfj.bund.de/resource/blob/115798/2899fea334d4a8ba468a4357732448c5/bundesprogramm-mehrgenerationenhaus-data.pdf>.

[25] Frankfurter Plattform 55+. Über uns [EB/OL]. (2025-12-30) [2026-02-01]. <https://frankfurter-plattform-55plus.de/ueber-uns/>.

[26]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9.

[27] 国家统计局. 2025年经济发展向新向优 预期目标

圆满实现 [EB/OL]. (2026-01-19) [2026-01-19].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1/t20260119_1962330.html.

[28] 王晓丹. 我国老年学习支持政策变迁的逻辑与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J]. 教育与职业, 2025(19): 56-64.

[29] 冯琳. 继续教育赋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130-135+205.

[30] 吴遵民. 新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体系构建的价值导向与实践路径 [J]. 中国远程教育, 2023(2): 73-82.

Collaboration and Empowerment: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Paths of Elderly Education in Germa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

Feng Lin

[Abstract] As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the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how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elderly education progra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eing has become a focal point of concern for countries worldwide. As an early adopter of elderly education, Germany regards it as a critical measure to address population aging and maintain social equity and stability. The country has established a tripartite top-level design framework integrating laws, strategies, and reports, forming a diversified provider network led by adult education centers and supplemented by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ocial organiz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s, markets, and enterprises. It has also built a sustainable resource support mechanism characterized by low costs and high volunteer engagement, thereby constructing a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elderly education. German elderly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an advanced content spectrum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adapt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has created innovative participation models centered on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This has established an empowerment-oriented practice pathway, effe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concept of active ageing.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demographic aging, how to further strengthen safeguards,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all stakeholders, and build a more inclusive, high-quality support system for elderly education remains a key issue to be addressed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education in Germany and globally.

[Keywords] active ageing; elderly education in Germany;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content spectrum

(栏目编辑: 黄晶晶 袁慧)